

儿童哲学丛书

张诗亚
邓 鹏 主编

苏 琪



〔美〕M·李普曼 原著 刘文哲 编译

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故事大王
故事大王
故事大王

故事大王

故事大王

故事大王



故事大王



儿 童 哲 学 丛 书

苏 琪



〔美〕 M·李普曼 原著
刘文哲 编译
张诗亚 统校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社 长 任兆文
总 编 辑 左执中
责任编辑 李 健
封面设计 马正华

苏 琪

〔美〕M·李普曼 原著

刘文哲 编译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并州北路69号)
新华书店经销 平遥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130千字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册

*

ISBN 7-5440-1247-6

B·12 定价: 6.40元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(1)
第二章.....	(14)
第三章.....	(31)
第四章.....	(53)
第五章.....	(72)
第六章.....	(94)
第七章.....	(115)
第八章.....	(133)
第九章.....	(153)
第十章.....	(170)

第一章

1

牛百里先生第一天的语文课就非同寻常。课后米丽说牛百里老师很精明。冉迪大声说，上课时牛老师不断用眼睛看他，那眼光叫人讨厌。在胡媛看来，牛老师似乎有点精神不够集中。她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，“也许我们应该提醒他一下。”

可是第二天开始上课时，牛百里先生用指节敲着教桌，用沙哑的嗓音说：“好啦，我们开始上课了。你们到学校来，不仅是为了学习读书、写字，你们还应该学会读文学作品和写作。”

麦克抿嘴一笑，轻轻地对简丽说：“哈，我们都成了作家了。”

牛百里先生继续说：“现在，没有什么不适宜公开说的话不能说，……”

罗娜皱着眉头说：“他在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……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提出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：我们要说的话都值得说吗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，那么，怎样才能把值得说的话说好呢？”

这时，课堂上一片寂静，大家好像受到了责备一般，尽

管谁也不清楚做错了什么事。他们等候牛老师继续说下去，可是他却放眼向窗外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牛老师收住目光，猛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学会区别什么是有意义的，什么是没有意义的。”

“不过，在讲这一点以前，”李莎大声说，“请问什么是‘有意义’呢？”

牛百里先生瞪了她一眼。

冉迪笑着说：“李莎，如果你不知道‘有意义’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不去查字典呢？”

麦克假装不懂的样儿问道：“什么是字典？”

毛胜利也装不懂，回答道：“天才晓得。为什么我们不拿本字典来查一查？”

牛百里又敲了敲教桌，向李莎看了一眼。“这个问题提得好。到底‘有意义’是什么呢？”他不等大家回答，接着说：“你们希望学校富有意义吗？你们希望你们读的东西有意义吗？你们的朋友，你们的家庭对你们都充满了意义。我希望你们的作文有意义。可是‘有意义’究竟是什么呢？”

米丽说：“每一个词都有意义。”

牛百里先生重复米丽的话说：“每一个词都有意义。不错。但是每个词具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”

聪聪答道：“是词的定义。”

牛百里先生大声笑道：“哈哈，确切地说，定义又是什么呢？”

胡媛说：“拿本字典来，查一查‘定义’的定义。”

雷雨说：“唔，谁都知道定义是什么。定义告诉我们一个词的意义。”

马克急忙说：“不对。定义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。”

雷雨抢着说：“定义介定的是词，不是事物！事物是……由词来说明的！”

牛百里先生露出惊喜的神色。他说：“告诉你们，我在黑板上写几个词，希望你们自愿上来，每人选一个词写出它的意义。他写出的词与上课的学生人数相等。学生们互相咕哝着，对“自愿上黑板”有意见，但是结果发现每个人都分到一个词来写出定义。下面是他们的答案：

“宝石”是“宝贵的石头”。（简丽）

“凉鞋”是“平底的用带编作鞋帮儿的鞋”。

（安宁）

“胶水”是“一种有粘性的物质”。（马克）

“火”是“燃烧发生的光和热”。（李莎）

“鱼”是“水生的冷血脊椎动物”。（雷雨）

“哺乳动物”是“用乳汁哺育幼崽的动物”。

（米丽）

“耳朵”是“听觉器官”。（卢舍）

“嘴唇”是“嘴的边沿”。（毛胜利）

“妖魔”是“神话中吃人的鬼怪”。（金玲）

“骑兵团”是“一队骑马的军人”。（胡媛）

“学徒”是“刚开始学习从事某种行业的人”。

（罗娜）

“牙齿”是“牙床上生出的骨头”。（马丽）

“悲剧”是“一出结尾悲惨的戏剧”。（苏琪）

“甘草糖”是“用甘草熬成的黑色糖块”。（丁牧）

“峡谷”是“山间的通道”。（冉迪）

“光”是“一种放射的能量，能帮助我们看见东西”。（聪聪）

“宴会”是“一种礼仪上的聚会”。（毕克）

“肉猪”是“生长成熟的猪”。（麦克）

学生们回到座位，看着别人写的定义。“嗨！毛胜利，”丁牧对着他的耳朵说，“所有动物都长有嘴唇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毛胜利说，心里却有点拿不稳。

“那么，小鸡有嘴唇吗？”

毛胜利抿嘴一笑，耸了耸肩膀，可是金玲大声喊道：

“哟！鸡嘴唇！真叫人恶心！”

“牛老师，”卢舍举手喊道，“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要做这种练习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定义指明意义。意义的表达是这种练习的目的。事实上，如果你们问我要求你们干什么，我的回答是：使它具有意义。”

简丽轻声对安宁说：“这大概是什么人给他的座右铭！”

“说得对，”雷雨说，把眼镜向上推了推，“不过，什么是构成定义的标准呢？”

“标准？”马克问道。“谁说有标准？你只要把词的意义写下来就行了。”

聪聪一直在认真看写在黑板上的定义。这时他犹豫不定地举起手说：“请等一下。我想我看出了某种东西。瞧，黑板上的每一个例子里，左边的短语中包含的词比右边的词要普通得多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胡媛说，“骑兵队是一种军队。‘军队’这个词比‘骑兵队’这个词要普通得多。”

李莎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这么说呢？‘所有的军队——’不，请等一下，我说反了。应该这样说：‘所有骑兵队都是军队’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胡媛表示同意。“所有的骑兵队都是军队。只是骑兵队是骑马的军队。”

这时，聪聪举起双手在头上挥舞着喊道：“牛老师，我可以到黑板那儿去吗？”

牛百里先生点了点头。聪聪走到黑板前，擦干净一部分，在上面写道：

所有的骑兵队都是军队，

只有骑兵队才是骑马的军队，

所以，“骑兵队”的意思是“骑马的军队”。

雷雨冲上黑板，大声说，“让我来试一试。”他写道：

所有的宝石都是石头，

只有宝石才是宝贵的石头，

所以，“宝石”的意思是“宝贵的石头”。

“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？”雷雨兴奋地说，“这里有一个相同的公式。我是说，给一个词下定义时，用话把空白填满就得了。”

“什么空白？”牛百里先生问道。“我没看见有空白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聪聪说着很快写了出来：

所有的（要下定义的词）都是_____

只有（要下定义的词）才是_____

“瞧，在第二个句子里，你得写出你要下定义的词的特征。骑兵队的特征是他们是骑马的军队。宝石的特征是它们是宝贵的石头。”

“这么说，特征是一个修饰词或短语，对不对？”牛百里先生问道。

“是的，”聪聪说。“‘骑马的’、‘宝贵的’都是修饰词。”

“它还可以有几个修饰词，”雷雨说。“如‘平底的，用带编成鞋帮儿的鞋’。”

牛百里先生向后退一步，把黑板上写的定义看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不错，这是给一些词下定义的方法，虽然我还不能肯定这就是很好的方法。不过，即便是这样，还是让我们来给一首诗中你们熟悉的每一个词下定义吧。我们先说出诗中你们所了解的每一个词的意义。然后，看你们是否可以领会整首诗的意义？”

课堂又陷入沉静，麦克正在和罗娜讲话，也只好打住话头。

牛百里先生看了看手表，然后向大家宣布：“明天，我将布置第一个作文练习。”

苏琪转过脸去对聪聪说：“这个钟头过得真快！光阴似箭！”

聪聪抿嘴一笑说：“如果我有秒表，我一定计算一下时间，不过，真太快了。”接着他看见苏琪还是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便补充说：“似火箭，没错儿！”

2

第二天，牛百里先生宣布，作业分三部分，六个星期内完成。他把布置的作业写在黑板上，写一个词，念一个词，

班上没有人动一动。

“第一部分：写一篇论事实与虚构的区别的文章。至少五百字。”

简丽嘴里嘟嘟哝哝在抱怨，声音很大，其他学生都在暗暗发笑。米丽用手指塞住耳孔，装作要点火炮的样儿。

聪聪举手说：“牛老师！”

牛百里先生正要写“第二部分”，转过身来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事实与虚构必须加以区别吗？”

“聪聪，”米丽插话说，“如果事实与虚构不是两类不同的东西，那它们就不应该取两个不同的名称！”

“正因为有时两个不同的名称不一定说明的是两类不同的东西，”聪聪自鸣得意地说。“‘母亲’和‘妈妈’是两个不同的名称，但指的都是同一个人。”

“还有‘俺娘’呢。”胡媛抢着说道。

“可是事实与虚构却不一样，”聪聪说。“事实是科学的叙述，而虚构是文学的杜撰。”

“我把作业换成科学的叙述与文学的描述的区别，好不好？”牛百里先生问道。

“不！”全班学生大声喊道。

“闭上你的嘴巴！”麦克作了个鬼脸，小声对聪聪说。聪聪笑而不答。

第一部分作业没有更改，牛百里先生接着在黑板上写其余部分。

第二部分：写一首诗，至少四行。

第三部分：写一个短篇小说，至少一千字。

“还有其他作业吗？”胡媛问道。

“当然还有，”牛百里先生回答道。“每天都有。在这个阶段，第一步我们主要讨论诗歌。”

课堂上又是一阵咕啾声。可是聪聪来不及抱怨，他给吓住了，眼睛盯住黑板，简直不相信这是给他们布置的作业。又要作诗，又要写小说，这些过去都没有做过。可是今天，这些可怕的作业却是无法逃避的。“我作不出来。”他心中像小鼓一样敲得噹噹直响。

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一部分，先不去管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。

3

“我说，聪聪，”聪聪妈妈对儿子说，“你喜欢你那所中学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还可以。一切都好，除了作文。”

“聪聪，你过去不是喜欢作文吗？”

“是的，妈妈。可那时候我不必写诗，还有写小说什么的。”

“你学得会的。等着瞧吧，你会学会的。”

“不，我学不会。我写不成那种东西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。我没有那种经历，又怎么能写出来给人家看呢？还有，像作诗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干那种事。我并不打算去当诗人，为什么要学写诗呢？”

“我相信老师有充分的理由，聪聪。”

“啊，那还用说。”

聪聪父亲走进房来，坐在餐桌的那头。“你们在谈什么？”

“聪聪说他不会写作文。”

“他说话就是那个样儿。你不必操心。”

“一点儿不错！”聪聪大声说，“每一次我对你们说，我不会做某件事，你们都不当一回事，还拿我开玩笑！”

父亲吐了一个烟圈。“布置的家庭作业是什么？”

“唔，第一部分是篇作文：谈谈事实与虚构的区别。”

“有区别吗？”

聪聪不由得笑了笑。他似乎听见今天白天自己向米丽说过同样的话。

“那也是我向牛百里先生提出的问题。”他答道。

“可你仍然没有告诉我有无区别。”

“得了，得了。”聪聪举起双手。“不知怎么的，每一回和你谈话，我便觉得似乎我的问题便用不着回答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不停追问我的答案。”

“爸爸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一个问题也没解决！”

“这不重要。”父亲说。“或许我们应该从给这些词下定义开始。事实是什么？”

“是真正发生的事情。”妈妈回答道。

“妈妈，”聪聪高声说，“爸爸在问我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事实，”聪聪说，“是如实的叙述。”

“这和你妈妈说的不一样，但你们两个说的大概都对。”

“也许我们的回答都不对。”聪聪闷闷不乐地说。

“让我们重新开始。”父亲说。“当你观察事物的时候，那是事实呢，还是虚构呢？”

“那是事实。哦！我搞明白了！事实是实际产生的事，虚构是可能发生的事。”

父亲又吐了一个烟圈。“我说的不是那个。很有可能明天会下雨——而这是一个事实。很有可能今年在非洲会发生一场战争，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”

“这么说，可能性也会成为事实啰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可是，当我们想象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而我们又不停下来问一问这可能与不可能，那便是虚构吗？”

父亲露出为难的神色。“让我们再重新开始。给我一个事实的例子。”

聪聪拿出一本书丢在地板上：“瞧！这便是一个事实。书落在地板上。这是一个如实的叙述和真实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我来问你，”父亲说，“什么使书落下去的呢？什么是使书落下去的原因呢？”

“我使它落下去的。”

“我认为书下落是由于地心吸力的关系。”

“重力和地心吸力是一回事吗？”聪聪问道。

“难道不一样吗？”

“我们看着书下落时还看见了什么？是重力呢？还是地心吸力？”

父亲没有回答，停了一会儿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可能什么也没看见。我想你最好去问物理老师。”

“我会去的，”聪聪咧着嘴笑了笑说，“哎呀！我本想知道的只是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，可是我现在却在探讨科学。”

4

前几个月，苏琪家搬进了新居，恰好在学校与聪聪家之间。一天早晨，聪聪上学路过时，苏琪正好匆匆走出前门。两人一边走一边议论起牛百里先生布置的作业。

“写篇论事实与虚构的区别的作文，我倒不在乎，”聪聪说。“使我感到恼火的是必须做另外那些作业。”

“啊哈，”苏琪笑着说，“可是我喜欢！”

“诗歌那么难懂！”聪聪说。“我愿意研究实在的东西，因为——我说不准——实在不是一堆想象。而是真实的！”

苏琪又笑了笑说，“你喜欢真实的东西，我喜欢富有诗意的东西。”

聪聪看了苏琪一眼，表示怀疑。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脱口问道。

苏琪看到聪聪弄不懂她的意思，显得很着急，颇觉好笑。但对他提的问题却闭口不答。过了一两分钟，她猜想，一定是什么原因让聪聪对写作练习非常恼火。

“你知道是为为什么吗？”苏琪说，有意转变了话题，“从我们搬家以后，我一直很愉快。因为我的窗户外边有一棵树！”

聪聪低头走着，眼睛一直盯着路面，听到这话便抬起头

来望着苏琪，更是大惑不解，但是没有说话。苏琪说：

“我知道，这很难解释，可是这对我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。”

“是所有的树都对你具有特殊意义，还是就这一棵树呢？”

苏琪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只是我经常想的一件事。自从我读了一首描写窗前的树的诗后，我就一直想在我的窗前也有一棵树。”

聪聪摇了摇头没有说话，拖着脚沉重地走着。苏琪在帆布书包里翻找着，最后找出一本翻破的旧书。她急忙翻到她要找的那一页，拿给聪聪看：

窗前的树，我窗前的树，
夜幕降临，我放下窗户，
但千万别拉上窗帘
把你与我隔住。

从地上你抬起睡意朦胧的头，
依偎着把声息捎往漫漫云路，
从没有高谈阔论的如簧之舌，
却能把深情倾注。

可是啊，我的树！我曾见你在风中瑟缩，
如果你曾望着我慢慢睡熟，
梦幻中我可曾随风飘舞，
除那逝去了的，一切如故。